



名人与图书馆 (续篇)

徐铁猊 著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名人与图书馆(续篇)

徐铁猊 著

图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与图书馆:续篇/徐铁猊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013-4811-4

I. ①名… II. ①徐…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世界 ②图书馆—通俗读物 IV. ①K811 ②G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0102 号

责任编辑:郭又陵 王涛 南江涛

书名 名人与图书馆(续篇)

著者 徐铁猊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汉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7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0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013-4811-4

定价 30.00元

序

去年底,铁猊先生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希望我看看他的书稿并提点相关意见,那时,我忙得不可开交,无法及时回复。后来铁猊先生又陆续发来几封电子邮件,说《名人与图书馆(续篇)》出版在即,希望我尽快完成序言。此时我才明白因为一时疏忽自己并没有读懂铁猊先生最初来信的意思,以前的回复有点文不对题。我没有见过铁猊先生,也不认识铁猊先生,在此之前,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往。尽管如此,我仍然十分乐意撰写这篇序文,因为我喜欢名人与图书馆这类主题的著作。

因为答应写序文,所以,我在阅读书稿的同时,还必须对作者有所认知。经过了解,我得知:铁猊先生乃1948年生人,年长我十几岁,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与我这个“新三级”大学毕业生有着某种特殊的历史关联。他1968年到山西插队,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达8年之久,直到1976年才回到北京,其中自然包含着不少的辛酸。1978年,铁猊先生在北京朝阳区群众影剧院谋得美工一职,期间在业余大学攻读美术大专。1986年调入北京朝阳区图书馆宣传辅导部工作,成为图书馆界的一员,因为所学的是美术专业,直到在图书馆工作了17年之后的2003年才取得图书馆馆员职称,个中的甜酸苦辣可以想见。2006年,铁猊先生开始办馆内刊物《朝阳书友》和《朝阳风物》,并负责开办朝阳文化讲堂,风生水起,热火朝天,获得多方好评。此外,铁猊先生还编辑出版过《近思鲁迅》《在中国话剧一百年的时候》等几本纪念文集。

铁猊先生在来信中说:“我原来从不写作,至少从来不为发表而写作。《名人与图书馆》是我动笔写作的首篇,自觉还好,以致又开始写些别的东西,其中有一组有关英语典故的散文,《北京社区报》已连载

近两年(每周一篇)。平时还写些时论、随笔,不为发表”。这话很实在,也很令人感佩。正因为如此,第一部《名人与图书馆》的编纂出版纯属偶然:铁猊先生办的《朝阳书友》有个“名人与图书馆”栏目,他负责为这个栏目撰写文稿,为避免断稿,时常要多储备一些稿子,刊发和积累的稿子多了,便萌生了结集出版的想法。2008年9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名人与图书馆》,计约20万字。这正好印证了他自己“我原来从不写作,至少从来不为发表而写作”的说法。诚然,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能够像铁猊先生这样“从来不为发表而写作”已经十分罕见和难能可贵了。

铁猊先生2008年退休后还是很想多写些东西,还是“不为发表而写作”,只想“给经历以思索,给自身以交代”,于是,有关名人与图书馆这个主题的写作得以不断延续。在大约两年的时间内,铁猊先生完成了《名人与图书馆(续篇)》的写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自然很乐意继续出版,因为这类著作极少,而不少学者虽然著述等身,但是大多不从事这类著述的写作,大约是这类著作不在学术评价体系之内的缘故罢。

《名人与图书馆(续篇)》共有38篇文字,主要记述的名人过百。铁猊先生在写作上大抵保持了与第一部《名人与图书馆》一致的“讲故事”风格。《名人与图书馆》自然得以名人为主线去叙述其图书馆活动,但是,铁猊先生并没有穷极各个名人的一切图书馆活动,只选择名人与图书馆中比较生动有趣的故事去重点描写,其中简要穿插介绍名人的生平,且点到即止,丝毫不影响故事的铺陈展开。这使得该著的每篇文字既短小精练,又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令人印象深刻。

从《名人与图书馆(续篇)》来看,铁猊先生讲故事的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类:

其一、以人叙事。此类故事,大多以名人为主线,以其典型故事或者名言展开,或者一人一事,或者一人多事,娓娓道来,立意明了。例如:“以死抗辱之王重民”、“国立北平图书馆碑散记”之钱玄同、“书呆子莫来馆”之陶行知、“书魂永不散藏园”之傅

增湘，“‘守护之神’蒋复璁”、“此木斋非彼木斋”之李盛铎、“李小缘‘归而结网’”、“莱布尼茨与歌德”、“宫墙聚书籍 共以乐陶然”之柯璜、“‘万里’流觞”之赵万里、“‘孤岛’得书记”之郑振铎、“自图书馆始 至图书馆终”之张申府、“‘插架缥緗’嘉业堂”之刘承幹、“‘学富一车’陈乃乾”、“梁诚与美国庚款退款”、“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之博尔赫斯、“洪 William”之洪业、“‘劣绅’叶德辉”、“侨领陈嘉庚与集美图书馆”、“‘交换学者’裘开明”、“归骨田横之岛”之傅斯年、“卡内基和他的图书馆们”、“实至名归李公朴”、“藏书肯借见胸襟”之赵景深、“也是目录学家的钱基博”、“唯留书香沁后人”之周叔弢、“钱穆的‘从小到大’”、“良臣魏征”、“‘四百万’王云五”、“洪秀全毁了多少书”。

其二、以事叙人。此类故事，大多以事件为主线，以一事叙述多位名人的集体故事，从中可见图书馆名人荟萃之盛。例如：“‘青年会’馆”之瞿秋白、郑振铎、许地山、耿济之、瞿菊农等；“保存文献的‘同志会’”之何柄松、张寿鏞和张凤举，“一塔湖‘图’——北京大学图书馆纪略”之李大钊、马衡、毛子水、严文郁、向达等，“寻访文澜阁”之陈训慈、徐伯璞等，“数学家与图书馆”之华罗庚、陈景润。在这类故事中，铁甦先生既重视闻名遐迩的名人，也不避并非广为人知的人物。例如：“清华人与清华馆”记述的是陈寅恪、钱钟书、季羨林、于光远等大家，而“清华‘守望者’”则记述的是普通“名人”毕树棠。

其三、以事说事。此类故事，不以人物为中心，大多是就事说事，其间提及一些人物。例如：“谷歌与数字图书馆”、“中国科学社与明复图书馆”。

名人与图书馆是一个很不好写和很难写的主题，因为要了解一位名人的生平事迹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材料难以写成，材料多了要删繁就简，也比较困难，而要让普通民众阅读起来也感到津津有味则更是难上加难。铁甦先生从上学时就喜爱图书馆，且以“坐拥书城，涉笔成趣”为人生目标，即使是成为图书馆的一员以后仍然坚持自己买书，这样的人在图书馆界并不普遍。因为树立了“坐拥

书城,涉笔成趣”的人生目标,他所涉猎的文献相当广泛,从其撰写的有关名人与图书馆的故事来看,大凡名人著述、史料笔记、逸闻趣事、图林掌故等均可信手拈来,文笔流畅,颇有文采,且有个人独到的见地,令人钦佩。

名人与图书馆是一个值得大写特写和持续不断地写的主题,因为图书馆是人们终生学习的知识殿堂,古往今来,大凡名人的成长或成就基本上都与图书馆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迈入图书馆这知识的殿堂即是迈入名人堂的重要一步,虽然图书馆并非万能,但是用好图书馆则可以万能。正因为如此,宣扬传播名人与图书馆的故事,对于弘扬图书馆事业和促进全民阅读,其善莫大焉。

是为序。

程焕文

2011年3月27日

于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竹帛斋

目 录

以死抗辱之王重民	(1)
国立北平图书馆记碑散记	(6)
书呆子莫来馆	(11)
书魂永不散藏园	(16)
“守护之神”蒋复璁	(21)
此木斋非彼木斋	(27)
李小缘“归而结网”	(31)
超重量级馆长	(35)
宫墙聚书籍 共以乐陶然	(40)
“万里”流觞	(45)
“孤岛”得书记	(49)
“青年会”馆	(56)
保存文献的“同志会”	(60)
自图书馆始 至图书馆终	(72)
“插架缥緗”嘉业堂	(77)
“学富一车”陈乃乾	(82)
梁诚与美国庚款退款	(86)
寻访文澜阁	(91)
“劣绅”叶德辉	(95)
数学家与图书馆	(100)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106)
洪 William	(112)
侨领陈嘉庚与集美图书馆	(118)
“交换学者”裘开明	(124)
归骨田横之岛	(128)

卡内基和他的图书馆们	(135)
谷歌与数字图书馆	(140)
良臣魏征	(146)
“四百万”王云五	(151)
清华人与清华馆	(157)
清华“守望者”	(165)
实至名归李公仆	(170)
“藏书肯借见胸襟”	(175)
钱穆的“从小到大”	(181)
洪秀全毁了多少书	(186)
也是目录学家的钱基博	(193)
“唯留书香沁后人”	(197)
中国科学社与明复图书馆	(203)
传是楼但求传世	(209)
后 记	(214)

以死抗辱之王重民

1975年4月16日深夜,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授王重民,在颐和园长廊投缳自尽。其时,已与“文革”初起时的自杀高潮形成“错峰”,但王重民还是以一死对自己近二十年的屈辱做出了断。

王重民(1903—1975)名鉴,字有三,号冷庐主人,河北高阳县西良淀村人,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敦煌学家。像当时很多穷学子一样,他的成才之路十分艰难。他父亲是乡村塾师,也是他的启蒙老师,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幼承家学”。稍长,考入保定直隶六中。1923年,王重民在北京参加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因在保定六中筹建团支部而遭当局通缉,遂易名为重民,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从陈垣、杨树达、高步瀛、傅增湘、黎锦熙、袁同礼等国学大家。王重民的“壮游京师”不单是因通缉,还有逃婚一节,以致生活上已经没有家中接济。困难之中只得靠稿费和兼职编辑的微薄薪酬为生。时任北海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恰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目录学,见王重民学习刻苦且生活艰难,就介绍他到北海图书馆兼职,不想这一介绍,竟成了王重民步入图书馆学领域的第一步。另外,他还在黎锦熙提示下,编写出《国学论文索引》,这是当时研究国学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也是王重民索引学的肇始之作。

在目录学方面,王重民从《老子考》入手,对有关老子的著作近五百种做出著录,特别对书的存世状况做了充分记述。而后,他又开始对藏书家杨守敬的藏书进行整理。杨守敬是清末著名藏书家,曾在清廷驻日公使随员任上,用四年时间从日本搜罗大量珍贵书籍,“日本国中,所有名著、精乘、孤本,一切古籍,几为其收罗殆尽”(《申报》载文)。1915年杨守敬去世,他的观海堂藏书,一部分收入故宫博物院,一部分入藏松坡图书馆。在王重民的整理过程中,他还将杨守敬所作

《日本访书志》中未收之书题跋集录，辑成《日本访书志补》。同时，他还以在故宫博物院的机会，编写了《四库抽毁书提要》。另外，他还帮梁启超编《图书大词典》。1928年，他完成学业，在河北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兼职。由于不堪于保定北平之间的来回奔波，遂辞去河北大学教职。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

说王重民成才艰难不如说幸运，能就学于如此众多大师级的人物并得到赏识、得到栽培与提携，确实非常难得。接下来的简历，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1934年，奉派赴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搜集流落海外的敦煌资料，协助戴密微整理敦煌文献；

1939年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古籍；

1947年归国，任北平图书馆参考组主任，并受聘于北京大学；

1949年后，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专科教授、主任；

1956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主任。

这里面有些情节要做出说明。清末学者李慈铭以《越缦堂日记》称世。此书一时洛阳纸贵，有“生不愿作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语流传。李氏身后，全部越缦堂藏书一百三十余箱、两万余册收入北平图书馆。王重民辑录李慈铭在书上的批校文字，编成了《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

当时北平图书馆和欧美各大图书馆都订有学术交流的协议，袁同礼先是派王重民和向达赴英法进行学术考察。又因与法国图书馆订了互相交换馆员协议，遂又派王重民到巴黎编伯希和劫走的敦煌遗书目录，所成《伯希和劫经录》后收入《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另外，王重民辑出敦煌遗书中有关四部书的资料结集出版，还拍摄了一定数量的缩微胶卷，这些都是他在我国敦煌学研究工作上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国外期间，王重民在重点研究敦煌学之外，还大量访求流散海外的中国古籍善本。著《中国善本书提要》，内中收文四千四百余篇。

他还在太平天国文献和唐诗残卷佚诗等方面有所收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重民意欲回国抗战。袁同礼劝他继续留在国外工作。几年间他在法、英、美、梵蒂冈等国继续研究工作。特别是在1941年,南迁上海的北平图书馆“平馆善本”要转移美国,王重民赶回上海,与北平图书馆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钱存训一道,在全部六万册典籍中精选出善本近三千种,分装一百零二箱,以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华所购新书名义,秘密通过已被日军封锁的上海海关,交运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王重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拍摄这些典籍并做出提要。

1947年,王重民向北大校长胡适提出在图书馆学小组基础上开办图书馆专修科获得批准,并延聘毛子水、赵万里、袁同礼、于光远、傅振伦、王利器、刘国钧等为师,就此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建立奠定基础。

1949年,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离职赴美,于是,兼任副馆长的王重民即代行馆长之职。

王重民的屈辱是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他响应号召,给某些领导以及军代表提了意见,被打成右派而且是大右派,与黄现璠、向达、雷海宗、陈梦家等人并称史学界五大右派。降级、降薪,系主任职务亦被免去。

1960年,王重民重返北大课堂,教授《中国目录学史》。有人回忆,系里人既不叫他教授也不叫他同志,只叫他王教员。其尴尬情形可以想见。

1966年的“文革”,是知识分子最集体性的劫难,北大大部分教授曾经被集中关押在校内建成的黑帮大院之中。季羨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对这段生活有悲切的描述。其中一节专门写到王重民,我把它抄录于下:

图书馆学系一教授

这位教授做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是国内外知名的图书馆学家和

敦煌学家。我们早就相识,也算是老朋友了。这样的人在十年浩劫中难以幸免,是意中事。我不清楚加在他头上的是些什么莫须有的罪名。他被批斗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们竟在牛棚中相会了。反正我们现在早已都变成了哑巴,谁也不同谁说话。幸而我还没有变成瞎子,我还能用眼睛观察。

在牛棚里,我辈“罪犯”每天都要写思想汇报。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我意料,这位老教授被叫出队外,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在他脸上响起,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在当时那种阴森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样一件事却真大大地让我开心了一通。我不知道,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

在文中,季羨林先生列出两种可能,一是身边只有草纸,一是故意而为之。如果想到著名版本学家如王重民者,连纸的年代都可以断定,岂能糊涂到把草纸拿来乱用?现在人常说,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我没有可能接触王重民,不知道他的性格如何,但从他九年之后的以死抗辱可以推断,“视丑类如草芥”的行为举止,于他是相合的。

1975年,正处于“丑类们”最后的疯狂阶段,让王重民做出极端行为的是“儒法斗争”中的一件事。

1974年,福建泉州发现一本李贽的《史纲评要》,据说是海内孤本。这引起以法家自居的“四人帮”的极度亢奋。为了宣扬此书价值,煞灭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把王重民请去做“鉴定”。王重民以他老到的功力,不单指出此书并非孤本,还认定此书乃他人托伪之作,根本不是李贽的作品。

人生在世,很多情况下,说真话是要有勇气的。在那帮丑类的淫

威之下,如果说真话,想有尊严有体面地活着,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王重民自杀了,他以死抗辱,以死维护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点尊严。王重民热爱生活、热爱书、热爱他从事了五十年的图书馆事业,可能他只想做做学问教教书抄抄敦煌卷子,像蠹虫一样钻进书堆……行文至此,我竟有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忽然想起北岛的诗句: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王重民一生著作 177 种。1984 年,王重民所著《中国善本书提要》在其死后九年得以出版。2003 年 9 月,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出版的第十一期《文津流觞》,是王重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专刊。多位学人及先生生前弟子发表文章,权作对先生在天之灵的告慰。

(2008-8-5)

国立北平图书馆纪念碑散记

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东院，几株高大的银杏树下有一通碑，与《文源阁记》碑一西一东，并列而立，这就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纪念碑。碑立于1931年6月25日，为纪念国立北平图书馆建成事，蔡元培撰文，钱玄同书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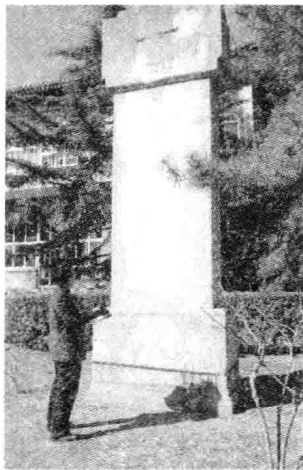
这是有关国家图书馆历史沿革的重要文献，值国图建馆百年之际，特约友王龙专往，摩挲辨认，抄录碑文如下：

國立北平圖書館記

蔡元培撰 錢玄同書

國立北平圖書館者教育部原有之國立北平圖書館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自辦之北平北海圖書館合組而成者也舊隸教育部之國立北平圖書館初名京師圖書館成立於民國紀元前二年館址猷十刹海廣化寺充之民國二年設分館於宣武門外前青廠未幾本館停

辦移貯圖書於教育部四年部議以方家胡同前國子監南學房舍為館址籌備改組六年一月開館十七年七月更名曰國立北平圖書館十八年一月遷館址於中海居仁堂館中藏有文津閣四庫全書一部唐人寫經八千六百五十一卷又有普通書十四萬八千餘冊善本書二萬二千餘冊明清輿圖數百軸及金石墨本數千通均希世之珍也願以館址無定災損堪虞民國十四年



北平图书馆碑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成立即有與教育部合組國立京師圖書館之議而牽於政局未能實現董事會遂購置御馬園地繪圖設計籌建新館同時在北海賃屋組織北京圖書館於十五年三月成立遷都後更名曰北平北海圖書館三年以來規模略具共購置中文書籍八萬余冊西文書籍三萬五千餘冊分類編目與各種書籍標註索引之纂輯均次第舉行出版事業亦已開始此兩館未合併以前之略史也新館之建築工程實始於十八年三月是年六月董事會舉行第五屆年會教育部重提兩館合組之議經董事會通過仍用國立北平圖書館之名而權以第一館第二館別之今茲新廈告成乃合兩者之所藏而萃於一館焉新館之建築採取歐美最新之材料與結構書庫可容書五十萬冊閱覽室可容二百餘人而形式則仿吾國宮殿之舊與北海之環境尤稱自茲以往集兩館弘富之蒐羅鑒各國悠久之經驗逐漸進行積久彌光則所以便利學術研究而貢獻於文化前途者庸有既乎爰誌緣起用勗將來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二十五日

碑文計六百四十八字，隸書字體。為保持碑文原貌，我特地採用繁體錄文（錢玄同先生也用了幾個簡體字，照錄其中），也沒有自作標點，只是沒做豎排。

蔡元培時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撰寫碑文應該非他莫屬。關於蔡元培，我曾寫過一篇，這裡不再贅述。說說錢玄同。

錢玄同（1887—1939）原名錢夏，字中季，號德潛，又號疑古。浙江吳興（今湖州市）人。著名學者。他早年在日本加入同盟會，並師從章太炎學文字學。1910年回國後，先後在浙江和北京等地中學任教，1916年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兼北京大學教授。1917年，他先是投書《新青年》，對胡適的《文學改良刍議》表示聲援。隨後他成為《新青年》的編輯，並成為新文化運動最主要、最積極的倡導者。

既是章太炎的得意弟子，舊學功底自然十分了得。但錢玄同卻對舊學持最徹底的反對態度，“選學妖孽、桐城謬種”——指斥之激烈一

时无出其右者。对于创新,他更是多有建树,我们现在的文章标点,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从左往右的横排书写,简化字以及汉语拼音等等多是由他首倡的。

钱玄同是率性之人,自然会生出许多故事。他曾与刘半农约好,他先以王敬轩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文章,再由刘半农发文与之争论,演了一场“双簧”戏。争论中,把新文化运动的观点尽情阐述,收到引发思索、扩大影响、宣传主张之奇效。这一幕,让人想到小说《牛虻》中的情节:牛虻曾在佛罗伦萨《教徒报》上与“匿名辩护者”展开一场激烈而精彩的辩论。那也是一场“双簧”,却是由牛虻一个人扮演的。

他与鲁迅之间的“故事”更有传奇性,完完整整记录在鲁迅《呐喊》的前言上:

.....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窝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